

《我城》

6A 陳 恩

我城跟阿果的一樣，我城跟阿果的不一樣。

我城沒有古老有趣而且有十七扇門的大屋。我城只有高瘦而木訥的大樓，是個個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的多胞胎，我認不清它們，它們也認不清我，因為有太多「我」了。我城有數不盡的門，那些門也全都是一個模樣，為了認清它們，我們都給它們編了號碼，使它們獨一無二。大樓都長得很堅硬，笨重的水泥和石屎是它的筋骨，梯級不會像木階那樣巴隆巴隆地響，沒有節奏沒有強弱，因為有安靜快捷的升降機，也許只有在火警時它才会有節拍。

我城也有公園，是跟阿果的不一樣的。我們的公園也有花，也有草，也有樹，它們會長高，長大，開花，但它們是沒有生命的。為甚麼呢？因為它們種在石屎路旁，種在石屎花槽中，孤零零的，啄木鳥、長耳兔、花蝴蝶都不想親近它們。包圍冷冰冰的花槽的是鋪上石屎的公園，裏面沒有紅頭木馬，沒有沙池。還有鞦韆、滑梯，不過都變成膠製的，新簇簇，又冷清清的，小孩子、大朋友、青年人都不喜歡親近他們，因為它們都是一樣的落寞又難以接近，樣子又是那樣一成不變。它們的容身之所並不鳥語花香天清氣爽，而是與石屎馬路、高速汽車、飛揚的塵埃、污濁的空氣為鄰，大概到公眾假期才特別受菲傭、印傭、泰傭的青睞。公園裏沒有賣冰條的小販，卻總有便利店。便利店裏的員工總是穿著一樣的衣服，打著一樣的招呼，掛上一樣的笑容。架上的貨物都是一樣循規蹈矩不越雷池半步。店裏總是有涼涼的風，卻不能令人心爽快起來，因為這裏沒有自然清新的空氣。

我住在石屎大廈，有時卻認不清它的模樣，它跟兄弟姊妹們長得太相似了，我只記得它的名字。它的主人們是冷清清的，不像阿果的鄰居。無論是不是假期，這裏都不會有打麻雀，不會有人扯大嗓門說話，沒有人想被人串門子。我們的鄰居不喜歡跟別人來往，住了好幾年也不知道他們姓甚名誰，大概發生重大意外時，我們才會對話呢。我們也不像阿果，可以把濕得滴水的衣服掛在窗外，樓下的住戶可是很討厭水點的。如果在晚上望出窗外，我可見看到鄰居的面貌，有遠有近，仍然是像書呆子一樣的木訥。它們也有一樣的嗜好，只喜歡白光管和黃燈光，毫無趣味。阿果看到的卻是彩色的。

我城跟阿果的不一樣，他的城多彩多變，我城都是木訥不變；我城又跟阿果的一樣，只是人面桃花了。

教師回饋：昔日香港市區有雜亂無章鬧哄哄的生氣，新開發的土地面貌卻是出於規劃的千篇一律。文章想像豐富，幽默諷刺，比喻有趣，善用擬人和反襯手法，寫出今日新市鎮刻板冷漠的生活風貌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繁忙勞碌的工作過後，怎樣為單調沉悶的社區添上活力與繽紛？